

沼尾村

小林多喜二 著

.352
5

族研究所

沼 尾 村

〔日本〕小林多喜二 著

李 德 纯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三 年 · 北 京

小林多喜二
沼 尻 村

根据东京青木书店1953年版翻译

沼 尻 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字数5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1}{4}$ 插页3

197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026 定价0.25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

小林
幼女
持二

富美刚在厕所蹲下，就觉得眼前那块涂满了字的墙板，马上要向自己倾倒过来似的，顿时感到眼前一阵发黑，于是把手向旁一扶……。

她尽量把脚朝里迈，弓着身子回到操作台。

“怎么了？小富，——脸色可太难看呀！”

富美刚坐好，旁边的吉枝，边干着活，边把她那胖得卷起了几道涡旋的下颏，扭向这边来。隆隆的机器声中，只见她那两片薄嘴唇在一张一合地动着：

“这回……怎么啦，好象挺厉害的！”

“……工头那个兔崽子，两眼直盯这边呢！疼吗？”

“小肚子发胀，——手脚发冷……。”

富美戴上手指头已破的湿得粘糊糊的手套^①，把

① 原文为“军手”，是日本军队使用的一种白手套。

手伸向传送带选煤块了。

“那可不好呀!”

“这回那玩艺儿流的可真多，往常昨天就没了，可现在还有。”

“嘻，谁来到这个地方，都会变成这样的，因为活太重了!”

选煤厂的楼上，并列着五排铁皮传送带，两边各坐三名妇女，她们把煤块中间的石块和还没有成煤的东西，以及有时会混杂在里面的哑炮挑出来。煤是经过浇水传送过来的。特别是如果把哑炮放过去，混在煤块里一起卖了出去，用户放在炉子里燃烧势必爆炸，会造成严重事故。这样，将影响公司的信誉。因此，选煤这项工作，要求是相当严格的。按规定，发现一个哑炮奖两角钱。

因为煤块浇过水，所以手套很快就弄湿，手套的指头不到一个星期就要破，而手套又是自备的。每个人的手都皴裂，肿得紫黑。天一冷，不仅手指感觉麻木，而且，如果不用另一只手来掰它的话，这只手的指头怎样也不能伸动自如了。

同时，只要机器不停，一分钟也离不开操作台。午饭是轮流换班去吃十分钟到十五分钟。公司方面

说，这种活不过是伸伸手就干得了的“轻活”，不需要什么休息，因而，规定从上午七点到下午五点，一直坐着不许走动。所以，女工上厕所，解完了手也要蹲一会儿，逐字看墙上那些乱涂的字，借机会休息一下。

但是，上厕所的时间稍长了一些，回来后工头就嚷起来了：

“你这个混蛋，是蹲在茅房里，一边看字一边××的吧！”

工头故意提高嗓门，好让大家都听到。

不久，公司规定：每天只准上厕所两次，——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；天冷时上午去两次，但必须请假。遇到请假时，工头的厚嘴唇就要撅起来了（因此吉枝她们管他叫“章鱼”）。

“过来了！”

吉枝急忙坐好，不停挥动两手。

“喂！”工头从背后捅了一下富美的肩膀，厚嘴唇就象要吹什么东西似地撅了起来：“总是那么进进出出的，还能出活吗？——得扣你的工资！”

富美缩了缩挨捅的肩膀：“对不起……。”

“说句对不起，是对付不过去的！”

“因为有……病……。”富美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有病——？在这个穷年头，可不能他妈的给病号老爷开工资呀！”

“……。”

她两眼紧盯着选煤的双手，一声不吭。——工头又继续说了些什么。她虽然脸红耳赤，但也鼓起勇气说出：

“那个……是例假……。”

说完后，头晕眼花，把自己的手都看成两只、三只，最后眼前一片模糊了。

“象小富这么胆小怕事怎么行！”

工头走后，吉枝大声说道，并朝工头的背影吐了吐舌头。

“章鱼这个狗入的！”

要说那挥刀杀人的是武士^①

在另一排，和吉枝她们背靠背坐着的美津唱起来了。

“杀人的‘的’字和武士的‘士’字，再稍微唱长一点。”

① 当时流行的电影《日本武士》（根据群司次郎正的同名小说改编）的主题歌，由西条八十作词。

静江在旁边这么说着，就亲自唱给她听，然后说：
“是这样的！”

为何切不断那缠绵的依恋

.....

静江、美津和吉枝，她们都是一个村的。

“不会唱了，回头你给咱写在纸上吧。嗯，阿静。”

工头向那边走去了，他抽冷子从侧面打了雪子一记耳光。雪子是邻村的，她坐在紧挨窗户那一排，选煤时她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。她在挨了巴掌的那一瞬间，还慌里慌张向四周张望了一下，然后默然无言地低下了头。挨了巴掌的那边脸，分外的红，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然而，她却连捂都不捂一下。——雪子今年十六岁，不只脸色苍白，而且长得也矮小，平时总象冻着似的，身子直发抖。

最近这两三年，选煤厂一再强调“控制煤的供应”，活少了，大批大批地裁人。近来，不知什么缘故，突然忙起来了。由于人手减少，这股忙劲很明显地压在每个女工的头上。——“可能因为打起来了，市面活跃起来。一打仗煤可是顶重要的罗！”矿山的人都这么说。

“若是这样，活可就比较过去忙多了，工钱也该涨

呀！”

性格倔强的吉枝，首先唧唧起来了。其他人唯恐被人听见，向四周望了望。不到一个星期，大家就亲眼看到两个伙伴，因为活重，当场倒了下来。晕倒了的女工，只被送往值班室躺了一下，并没有请大夫来。

“王八蛋，又在欺负人了。章鱼！”

吉枝望着雪子，抡起长柄铁锤，朝那块大煤块砸下去，就好像打在工头的脑门上一样。

后面的静江和美津，都突然停下了一直在唱着的“挥刀杀人的……”，变得严肃起来。

好象才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似的，只有这声音是那样的突出。

从吉枝的座位，透过被煤烟和煤灰熏得象地图似的玻璃窗，可以看到倒班下井的矿工，在用砖盖的矿灯仓库那儿，按顺序领灯。从这里望去，那些浑身污黑、背着工具袋的矿工，就象一群密集着的乌鸦。他们一个个脸儿浮肿，毫无光泽；看东西时好象被什么晃着似的，眯缝着眼睛。——其中许多人，是吉枝同村出外作工的。今年的收成很坏，令人束手无策。即使地主不惜工本，尽施好肥，并精心管理，也只有六成年景。秧插下去以后，天气一直很坏，虽然说立

秋，但已经出现得穿夹袄的冷天。有时阴雨持续一周，稻子和豆子都淋得一塌糊涂，天一放晴，各种害虫又蜂拥而至。佃农施的是便宜和勉强凑合用的肥料，他们的庄稼抵抗力弱，一下子就全完了。大米、麦子和青豌豆降价了，唯独肥料始终不跌价，佃农买不起好肥。——佃农们都说：“都是因为三井^①一家在垄断着价格的缘故！”

无论害虫如何横行霸道，佃农们也只能干瞪眼瞧着，根本买不起杀虫药。但是，地主的地里却单独撒上了杀虫药。这样，虫子就全部跑到佃农的地里来了。佃农的收成充其量也不过三成。这么一来，不仅缴不起地租，就连迫在眉睫的冬天，也很难维持一两个月。这是“三十几年来没有过的事！”——于是把农活交给老年人，有劳动力的年轻人都出外作工去了。

由于连年的经济萧条，即使出外找活，外面的活也不是那么多。相反，以前到东京、小樽或札幌等地干活的人，在那里也同样是“无法谋生”，几乎每天都有个把人回村里来的。

不久前，吉枝的哥哥也两手空空，转回家来。他

① 指日本的三井财阀。

出去了两三年，音信全无。现在因为混不下去，就回来了。——然而，他当初所以要离村，归根结蒂，还不是因为在农村无法生活。而现在农村比那时还要糟，他是出于“万不得已”才又回来的。

寄宿在麻纺厂、豆制品厂和炼乳厂劳动的妇女，只带着一个柳条包回来的也日渐增多。

“假如大伙在村里都能混上吃的，倒象是又回到以往那样高高兴兴的时候了！”吉枝的母亲迎接回来的儿子，这么说着。

虽说是农民，但如今不做农活以外的事，就活不下去。——在二里^①以外快车也停站的镇子上，因为有木材厂和砖厂，村里的人都赶着马车去那里找活干。但是，农民的马干一天就累垮了。因为平时不喂好饲料，根本无法拉三尺见方的木料。

郁秋别煤矿离吉枝和富美子她们的沼尾村三里左右，对附近各村来说，那里是最能“赚钱”的地方。

直到三、四年前，郁秋别煤矿还是用马来拉煤车的。因此，沼尾的佃农们在农闲季节，都套着马前去

① 1日里约等于我国7.8市里。

劳动。但自从改用卷扬机拉车后，就干不成这个活了。这么一来，剩下的只有些零星的杂活和井下的活。而这些活，由正式矿工来做，不仅绰绰有余，甚至还要裁员，因此根本无法挤进去。但是，由于临时工的工资低，公司反而欢迎佃农来做工。——吉枝的哥哥要吉回村后，每天都往煤矿白跑一趟。在一个月后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日薪一块一角钱的工作。据他说，在东京混不上吃喝的时候，曾经做过挖沟的小工，因而下半身冻得不能动弹。这次他找到的又是从来没有干过的井下的活，打完夜班回来，就骤然显著地消瘦下去了。即使如此，也比富美的哥哥一郎（和要吉是小学以来的朋友）胜强百倍。一郎至今尚未找到工作，只好同他父亲一起，到没活可干的大田去转转。

吉枝从窗户往下看，在领矿灯的污秽人群中寻找她哥哥。她哥哥稍微有点弯腰，是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的。但是，今天她却觉得每个人都象她哥哥。

人们领完矿灯，三五成群地吸起烟来，因为从下井到上井共十个小时，是不能吸烟的。天色渐晚，只有烟头的火光，星星点点，时隐时现……。倒班的矿工集合起来的时候，选煤厂的汽笛也差不多马上就要响了，因此，女工不时从窗口向那里张望。选煤厂因

为怕影响工作效率，是不挂挂钟的。

汽笛一响，机器的隆隆声逐渐低落，传送带也松缓下来了。——女工们走下操作台，都松了一口气。但下楼梯时，如果不用一只手扶着墙壁支撑一下身体，那发肿的膝盖就要直颤抖，几乎要摔倒。若是勉强弯膝盖，肿起来的那块肉，就发出咯吱咯吱好象要裂开似的可怕的声音。——吉枝她们首先奔向厕所，解决憋了半天的事，也等不及前面的人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跑到男厕所，背朝外地蹲了下来。

女工们或者是互相招呼同村的人，或者是约好互相等着，走到门口放饭盒、围巾和木屐的地方去。

那天，大家正要走出去，恰好碰上工头和一个年轻男子站在门口。那个年轻男子腋下挟着个沉重的包袱。他从里面掏出传单，一张一张地递给已经出来的女工。女工们不知如何是好，两眼望着工头。

工头吸着烟，在那儿走来走去，然后撅着嘴很不高兴地说道：

“回到家里好好看看！”

女工们拿着传单，络绎不绝地走出去，那些坐在由小型机车拖往专用线去的“奥泰赛”（大型铁制煤车）上面的搬运工，就用煤铲敲着货车的侧板，取笑她们。

选煤厂的传送带穿过专用线的上方，把选好的煤直接运往象牌楼那样耸立着的“煤塔”上贮存起来。“奥泰赛”开到这下面来，就打开漏斗，煤块正好从正上方落下来。装满后，径直运往小樽和室兰的码头去。在这所牌楼盖好之前，原来装车是使用很多工人的……。

“什么传单？”

即使跳着看，有许多地方还是看不懂。

“好象是什么……。”

天色已晚，富美边走边把传单凑到眼前：

“国，家……多，事之，秋……。写的是战争的事哩，嗯，小枝。”

“啊。”

吉枝两手一揉传单，用它擤了鼻涕。鼻子两旁沾上了墨迹。

“听说有一天章鱼那家伙，从后面追上了撒传单的人，还把他揪到警察那里去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……。”富美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凡我国民，值此之际，切勿流于轻佻、浮华……。”

不知是哪一个，在后面操着小学生的腔调，念着传单。最后说：

“说什么呀，太深了，看不懂……。”

传单末尾署名：“郁秋别青年团”。

她们拐到下坡的路口时，眼前只见座落在四面环山的洼地中有如缸底一般的郁秋别市区，已经是万家灯火，交映辉煌。

大冷天从这里还要走二里路才能到家，想到这里，吉枝忽然感到一天的疲劳和饥饿。

二

从快车停站的城镇到沼尾村，通有长途汽车。

那些安装着破旧不堪、积满灰尘车篷的汽车，稍微加快速度，车厢就剧烈地嘎吱嘎吱乱响，仿佛马上就要散架子似的。汽车前端插着一面三角红旗，上面写着“沼尾长途”几个字。候车室是借用沿途村镇的山货铺和药房，长途汽车开到那里就按起喇叭。如果有乘客，这些铺子门前就竖起一面红信号旗。

长途汽车一天往返六次。家里没有挂钟的乡下人和下地劳动的农民，看见尘埃滚滚奔驰在大道上的长途汽车就说：“噢，现在三点了。”他们就是这样来判断时间的。

司机是三四年来自东京、四十开外、喜欢喝酒的榎田“大叔”（村里人都这样叫他），和家住在沼尾前面一个村子、很快就要接受征兵体检的伊藤“大哥”。一路上没有他们不认识的人。夜晚，遇见村里人骑自行车迎面而来，他们就特地关上一盏车灯，同时，从车里大声打个招呼。村里若出现陌生人，那一定也是他们两个首先发现。——第一个发现兼一郎和要吉回村的，也是这两位司机。“大叔”有些醉意，把着方向盘说：

“呵，你老兄也回来了。世道可真是变得莫名其妙了。——就是回来了，还不是一筹莫展哪，可大伙还是往回跑。”

长途汽车响着喇叭，开出了火车站的镇子，一望无际的石狩平原^①展现眼前。只有在右边，远远可以看见一片低矮的山脊，很象是矿山的连山。兼一郎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这一带的风光了，但一切仍然如此亲切。然而，他更加感兴趣的，是那一块熟悉的稻田。他透过镶着业已发黄、有几处已经破了的化学玻璃车窗眺望着。他四处张望，并三番五次揉眼睛。

① 日本的第二大平原，仅次于关东平原。北海道的工业多集中在此处。